

被誉为“美国最有号召力人气最旺的作家”

本书版权已销售二十多个国家

美国亚马逊网销售



埃德加·爱伦·坡奖获得者

美国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 / 电影《血腥拼图》原著作者



# 死亡芯片

CHASING THE DIME  
[美] 麦克·康纳利 / 著  
MICHAEL CONNELLY

群众出版社



楼迎宪 吴晓玲 / 译

# 死亡芯片

CHASING THE DIME

[美] 麦克·康纳利 / 著

MICHAEL CONNELLY

群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死亡芯片 / (美) 康纳利著; 楼迎宪, 吴小玲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书名原文: Chasing The Dime  
ISBN 978-7-5014-3832-7

I. 死… II. ①康…②楼…③吴…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5161 号

## 死亡芯片

---

著 者: [美] 麦克·康纳利  
译 者: 楼迎宪 吴小玲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31 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832-7 / I · 1593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麦克·康纳利(MICHAEL CONNELLY) 1957年生于美国费城，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纽约时报畅销书哈利·勃什系列作者。曾荣获“埃德加·爱伦·坡奖”、众多新闻大奖。

责任编辑：张蓉

## 内容提要

好奇心是一切祸患的根源。亨利·皮尔斯在分子计算机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作为一个科学家，喜欢探究一切秘密的习惯也使他遭到了灭顶之灾。

自从申请了一个新号码之后，骚扰电话使皮尔斯不胜其烦。打电话的人各色各样，但他们要找的都是一个叫丽丽的陪伴女郎。很明显，他们打错电话了，但皮尔斯逐渐对丽丽产生了兴趣。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不是遇到麻烦了？皮尔斯根据各种蛛丝马迹，终于找到了丽丽的住址。但那里却是一个血腥的现场。

此后，警察把他当做嫌疑犯。两个不明身份的恶棍闯进他的住处，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皮尔斯莫名其妙地走入了一个陷阱之中。皮尔斯不明白，如此陷害一个与世无争的科学家，究竟是为了什么？

# 1

电话里的声音细如耳语，却低沉有力，近乎疯狂。

亨利·皮尔斯告诉他拨错号码了。

但是电话那头仍旧不依不饶。

“丽丽在哪里？”那个男人问道。

“不知道，”皮尔斯说。“我不认识她。”

“这是她的电话号码，网页上面写着呢。”

“你搞错了，这里没有叫丽丽的，我也不知道什么网页不网页的，好了吧？”

对方没应声就挂断了。皮尔斯搁上电话，一肚子怨气。这部电话机安了不过十五分钟，却已经接了两个找什么丽丽的电话了。

他把电话机放在地板上，看看四周几乎空空如也的公寓。他所拥有的就是屁股下坐的黑色皮革沙发和六个装了衣服的箱子，还有那部电话机，而电话现在竟成了个问题。

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妮可——家具、书籍、激光唱碟和坐落在阿玛菲公路边的房子。事实上并不是她要占为己有，是他给的，为他的过错所付的代价。新公寓很好，富丽堂皇且安全可靠，是斯塔莫尼卡最好的住所之一。但是他会想念阿玛菲的房子的，还有仍然住在那里的女人。

他看着放在浅褐色地毯上的电话机，犹豫着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妮可，告诉她自己已经从旅馆搬到公寓里了，并且有了新的电话号码。但是他摇了摇头，自己已经把所有的信息都写在电子邮件中发给她了，给她打电话会破坏她在分别前的晚上所定的规矩，还有自己的承诺。

电话铃响了。这次他弯下腰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屏，又是从那个叫卡沙戴尔玛的住所打来的，是同一个家伙。起先皮尔斯想留给信息服务系统处理，但后来还是拿起听筒按下了通话键。

“好了，你这个家伙，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你的号码错了，这里没人叫……”

对方一声不吭就挂了电话。

皮尔斯伸手到背包里取出黄色便笺簿，上面有助手写下的语音邮件用法说明。一星期来，皮尔斯忙着在图书馆准备下星期的展示会，所以由莫尼卡·珀尔为他申请了电话服务，而那也是高级秘书应该做的事。

他试图在暮色中读懂说明。太阳刚刚从太平洋上滑下去，新公寓的客厅里还没装上灯。大多数公寓的天花板下都装了灯，但这儿没有。公寓是新装修过的，配了新厨房和窗户，但整个建筑是老的，因为天花板内没有安装线路，所以也就无法很好地更新。皮尔斯租用公寓时没想到这一点，但灯光却是必需的。

他很快读完了关于来电显示和来电服务的使用说明，注意到这是一整套便捷服务——来电显示、来电目录、呼叫等候、呼叫转移，等等。她还说已经把新号码发给了他的 A 级电子邮件客户，差不多有八十个人。这些都是他想随时联系的人，有生意伙伴，还有既是生意伙伴又是朋友的人。

皮尔斯再次按下了通话键，拨了语音服务号码，然后根据电子提示音设置了密码指令。他选定 92102 这个数字——妮可宣布他们三年关系已告结束的那一天。

他决定不用自己的声音答录电话，宁愿用超脱的电子语音让来电者留言。似乎缺少了点儿人情味，但这本来就是缺少人情味的世界。

设置密码指令后，电子语音提示说有九条信息等着他。皮尔斯感到十分惊讶——电话服务是今天早晨才开通的——但他马上希望也许有一条来自妮可，有几条就更好了。他突然想象着退还所有莫尼卡在网上订购的家具，搬着装了衣服的箱子回到阿玛菲公路边的房子里。

但没有一条语音信息来自妮可，也没有一条来自生意伙伴或朋友。只有一条是给他的——“欢迎加入本系统”，那个现在已为他所熟悉的电子声音如是说。

其余八条信息都是给丽丽的，没提及姓氏，只有“丽丽”，他已经接了找这女人的三个电话。所有信息均来自男人，大多数留下了旅馆名字和回电号码，有些则是手机号或他们称之为“私人办公用线”的号码，有些还提到是从网上得到她的号码的，仅此而已。

皮尔斯听过以后抹掉了所有信息，打开笔记本写下了“丽丽”这个名字，边想心事边在它下面画了线。丽丽——无论她是谁——显然已经停止使用该号码，现在是电话公司把它转过来的。根据所有来电者都是男性、从旅馆打来、有些颤抖加上期盼的声音分析，皮尔斯猜测丽丽可能是个妓女，或是个陪伴女郎——要是有什么不同的话。他感到一丝好奇和兴奋，就像知道了某些不应该知道的秘密，又像偶尔打开监视系统，在荧屏上悄悄地观察走廊和办公区域。

他不知道还会有多少电话转到这里来。电话是在一天里打进来的，这意味着这个电话号码仍然有效——或许是在网站信息中提到的——而人们依然认为丽丽在使用它。

“错号。”他大声说道。虽然，除了看着电脑屏幕或专注于实验室里工作的时候，他很少自言自语。

他合上笔记本，目光回到莫尼卡写的说明上。她还记下了电话公司的客户服务号码。他应该打电话去把号码改了，但是重新传送改号电子邮件通知是件令人懊恼的烦心事。

还有一个因素也使他犹豫不决——好奇心，他得承认。丽丽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放弃了电话号码却在网站上保留着？这不合逻辑，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他的兴趣。如果网站把错误的号码告诉了客户，她如何做生意呢？答案是不能做，她无法做。有地方出错了，而皮尔斯想知道是什么错，为什么错。

这是星期五晚上，他决定维持原样到星期一，到那时再改号码。

皮尔斯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穿过空荡荡的客厅来到主卧室。装了衣服的六个纸板箱子排成一行靠着墙，另外一面墙边是解开了的睡袋。搬进公寓之前，皮尔斯差不多有三年时间没用过睡袋了——那还是和妮可去国家公园旅游时用的。等有了时间再去吧，现在他得开始追踪觅迹，这已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他来到阳台上，注视着冷冷的蓝色海面。他住在十二楼，开阔的视野可以覆盖从南边的威尼斯镇到北边的马利布附近深入海洋的山脊。太阳下山了，但天空中散布着强烈的橘黄色和紫色射线。站在十二楼的高度，海风清凉宜人。

他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左手手指碰到了一枚硬币，他把它掏了出来。一角钱的硬币，再次暗示着他的生活已经改变。



圣塔莫尼卡码头上摩天轮的霓虹灯闪烁不停，使皮尔斯回想起两年前的往事。公司把码头上的整个娱乐公园包租下来，举行了一个私人宴会，用以庆祝公司获得的第一批建筑学分子记忆的专利权。不用票子，不用排队，如果你有兴致就能一直玩下去。他和妮可在摩天轮的一个敞开式黄色座舱里至少待了半个小时。那也是寒冷的傍晚，他们彼此相拥，看着太阳下山。现在他一看到码头，甚至一看到日落，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念她。

他意识到自己租了一套随时会使他想起妮可的公寓，下意识中他不想去探究这是为什么。

他把硬币放在大拇指的指甲盖上，把它弹到空中，看着它消失在黑暗里。楼下是个公园，在建筑物和海滩之间构成一条绿色长廊。他注意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在夜色中溜进公园，钻进树下的睡袋里。也许他们中的哪个会找到那枚硬币。

电话铃响了。他回到客厅，看着在黑暗中闪光的小小荧屏上的来电显示，呼叫来自世纪广场旅馆。等铃响了两下以后，他接了电话。

“你是找丽丽的吗？”他没打招呼直接问道。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但是皮尔斯知道对方在那儿，他能听到那边电视里的声音。

“哈罗？是找丽丽的吗？”

最后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的，她在吗？”

“此刻不在这里。你能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号码的吗？”

“网站上。”

“哪个网站？”

对方挂断了。皮尔斯等了片刻，然后挂了电话。当他走到房间另一头放听筒时它又响了起来，皮尔斯没看来电显示就按下了通话键。

“你打错了。”他说。

“等等，爱因斯坦，是你吗？”皮尔斯笑了，这次不是错号，是科德·崔勒，他的A级电子邮件客户之一。崔勒时常称他为爱因斯坦，那是皮尔斯不得不忍受的学生时代的绰号之一。崔勒对他来说首先是朋友，然后才是生意伙伴。他是计算机安全顾问，随着皮尔斯的公司不断成长和扩展，多年来他为皮尔斯设计过好几套安全系统。

“对不起，科德，”皮尔斯说。“我以为你是其他什么人，有许多人打我的新号码找人。”

“新号码，新地方，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又自由了，单身，白纸一张？”

“我想是的。”

“伙计，妮可怎么啦？”

“我不知道，不想谈这个。”

他知道如果和朋友们谈论这个话题，会使他和妮可的关系画上句号。

“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崔勒说。“在实验中心待得太久，而在床第之间待得太少。我警告过你的，伙计。”

崔勒笑了起来。他总有办法看清形势或事实，然后一语中的。他的笑声告诉皮尔斯他并不表示同情。

崔勒没成家，而且据皮尔斯所知，他从来没有和哪个女人有过长期关系。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向皮尔斯和他的朋友们保证，这辈子永远不会遵循一夫一妻制。他认识妮可，因为作为安全专家的同时，他也为皮尔斯处理网上招工和寻觅投资者的事务，有了这层关系，他有时会 and 妮可·詹姆士打交道。她是公司的信息员，以前是。

“是的，我知道，”皮尔斯说，虽然他并不想跟崔勒谈论这件事。“我应该听你的话。”

“嗯，也许这意味着你会在某天早晨与我一起在祖玛领取养老金。”

崔勒住在马利布，每天早晨去冲浪。他和皮尔斯已经是快十年的老冲浪客了。事实上，皮尔斯从阿玛菲的房子搬出来时甚至没有带上他的冲浪板，它放在车库的木椽上。

“我不清楚，科德。你知道项目还在我手上，我不认为因为她我的生活会有很大——”

“那倒是的，她只是你的未婚妻，而不是你的项目。”

“我不是这意思，我只是——”

“今天晚上怎么样？我会过来的。我们就像过去那样在城里玩玩。穿上你的黑色牛仔裤，伙计。”

崔勒笑着，皮尔斯没笑。他从未有过那样的好时光，皮尔斯从来不是个花花公子。他是工作迷，不是夜游神，他喜欢在实验中心埋头于显微镜前度过他的夜晚，而不是喝得醉醺醺的在俱乐部中追逐女性。

“不行，伙计，我有许多事要干，今晚得回实验中心去。”

“汉克，你必须让你的分子休息一下，就一个晚上，这会让你振作起来，让你身上的分子活跃起来。你可以给我讲讲和妮可之间发生的一切，我也会假惺惺地表示一下同情，我保证。”

崔勒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称他为汉克的人，皮尔斯憎恨这个称呼，但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如果阻止的话，崔勒更会叫个不停。

“下次再打电话给我，好吗？”

崔勒很不情愿地答应了。皮尔斯保证下周末腾出空来，没说冲浪的事。他们挂了电话，皮尔斯拿起背包走出公寓。

## 2

皮尔斯刷卡进入与阿米地奥技术中心相连的车库，把宝马 540 停在车位上。他走近大楼时，双层玻璃门后面的值班人员开启了大门。

“谢谢，鲁道夫。”皮尔斯边说边进了门。

他通过身份识别系统乘电梯到了三楼的办公室，朝角落里的摄像头点点头，虽然并不知道鲁道夫是否在看他。这些动作都被数字化并记录在案，以防万一。

在三楼走廊里，他打开安装在办公室门上的光驱锁，开门走了进去。

“灯光。”他走到书桌后说道。

头顶上的灯亮了。他打开电脑，输入密码，插入网线，这样就能在工作之前检查电子邮件。现在是晚上 8 点，他喜欢在夜里工作，整个实验中心就属于他一个人。

出于安全考虑，他不在的时候从不开着计算机，也不连网线，出于同样的理由不带手机、BP 机或个人数字辅助设备。他有一台手提电脑，却很少随身携带。皮尔斯是个天生的偏执狂，用妮可的话说，

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差不了多少，但同时也是个谨慎而务实的研究人员。他知道每次给电脑接上一个外部设备，就像在手臂上插入一根针头或与一个陌生人性交那样危险。你无法知道会带进来什么玩意儿。对某些人而言，那或许是性欢愉的一部分，但决不是追逐硬币带来的乐趣。

他收到了几条信息，但今天晚上决定只读其中的三条。第一条来自妮可，他立刻打开了它，虽然心里边忐忑不安，还期盼着能带来什么希望。

但结果令人失望。它简短、扼要，专业得与他们倒霉的浪漫史搭不上边，就像一个雇员离职前的最后签名——鄙人将投身于更好的事业中，抑或是浪漫中去。

亨利，

我离开了。

所有东西都在文件中。顺便提一句，布朗森交易最后上了报——《圣荷西水星报》首先得到了它。没什么新内容，但你或许会查一下。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祝你好运。

妮可

皮尔斯盯着信息看了好长时间，注意到是下午4:55发出的，只过了几个小时。用不着回信，因为她的电子邮件账号在下午5点从系统中销掉了。她走了，但有关她的一切，似乎无法像邮件账号从系统中销掉那样一去不复返。

她叫他亨利，这使他思索良久。过去这样叫他是表示爱意，她在最后的这封信中用了它，意味着什么呢？她在写这两个字的时候，还甜美地微笑着吗？或是凄楚的苦笑？她是否让步了，对他们的关系改变了主意？还有机会吗？有和解的希望吗？

皮尔斯从不能判断出妮可·詹姆士的动机，现在也如此。他的手回到键盘上，把信件移动到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那儿保存着她所有的电子邮件，记载着他们三年来的关系，他们在一起的历史——时好时坏，从同事到爱人——都可在邮件中读取。她几乎有千把封信。他知道这样做很劳神，但为许多生意伙伴建立文件夹，这已经成了习惯。关于妮可的文件夹也是那样开始的，后来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了他认为妮可会成为生活伴侣的程度。

他浏览着妮可·詹姆士的电子邮件目录，就像翻看老情人的相片，好几次露出了微笑。妮可在起邮件标题时常常富于机智，后来——出于需要，他意识到——不仅善于表达，伤起人来也是行家里手。一封标题为“你住在哪里？”的邮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打开信息，这是四个月以前发的，但预示着他们的今天。在皮尔斯看来，正是从这条信息开始，他们的关系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正在奇怪你居住在哪里，因为我已经有四个夜晚没有看到你待在阿玛菲的家里了。

很明显这不正常，亨利。我们需要谈谈，但是你从不回家和我谈。难道我还得去那个实验中心找你谈吗？那就太惨了。

他记得就在看到这封信后他回家和她谈了话，结果造成第一次破裂。他提着个手提箱，在旅馆里呆了四天，不断地给妮可打电话、发电子邮件、送花，终于得到许可回到了坐落在阿玛菲公路旁的家中。接下来他还真心努力过，似乎至少有一个星期每天晚上8点之前回家，后来又慢慢地恢复原样，我行我素起来。

皮尔斯关闭了存放妮可邮件的文件夹，打算某一天把整个文件夹都打印出来，像小说一样读完它。他知道这将会是一个最普通、最不起眼的故事，讲述一个男人如何由于固执而失去了对他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如果它是一本小说，他将起名为“追逐硬币”。

他回到电子邮件窗口，开始看来自合伙人查理·肯顿的信。这只是个周末提醒，关照皮尔斯准备好下个星期的展示，好像皮尔斯需要被提醒似的。标题是“关于海神”，用的是皮尔斯几天前寄给查理的回复件。

都和戈达德说好了。他星期三过来，准备星期四上午10点钟的活动。鱼叉已磨尖，准备妥当。请参与，否则就失之公允了。

CC (查理·肯顿的缩写)

皮尔斯不屑答复。他当然会在那里的，许多事要靠它呢，不，一切都得靠它。信中提到的人是莫里斯·戈达德。他是个纽约客，一个查理希望会是他们的“大鳄”的东部时区投资者。他来看看“海神”项目以便最后做出决定。他们要让他看一眼“海神”项目，希望交易成功的把握能大些。下周一他们将申请“海神”项目的专利，如果戈达德不加盟的话，就开始寻求其他投资者。

最后一封信来自克莱德·弗农，阿米地奥科技公司安全部门的头儿。打开它之前，皮尔斯觉得可以猜到信里说的是什么。果然不出所料。

试着联络你。我们需要谈谈妮可·詹姆士。请尽快打电话给我。

克莱德·弗农

皮尔斯知道弗农想搞清楚妮可究竟了解多少公司的事，以及她突然离开的原因，想知道应采取什么行动。

皮尔斯对这位老兄署上全名哑然失笑。他决定不在其他电子邮件上浪费时间，就把电脑关了，同时也把电话连线拔了。他离开办公室，沿着走廊经过名人墙来到妮可的办公室，她过去的办公室。

皮尔斯有三楼所有房间的组合钥匙，他打开门进入办公室。

“灯光。”他说。

但是顶灯没有反应，音控器接受的仍然是妮可的声音，或许要到星期一上午才能改过来。皮尔斯走到开关处打开了灯。

办公桌上干干净净，她说过星期五5点钟之前会离开的。她履行了诺言，也许在阿米地奥科技公司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发了那封电子邮件。皮尔斯绕过办公桌在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仍然可以闻到她用的香水味——紫丁香的幽香。他打开上层抽屉，除了一个纸夹外空无一物。她走了，千真万确。他查看了其他三个抽屉，除了在底层发现一个小盒子外什么也没有，盒子里有半盒名片，上面有一张写着：

妮可·詹姆士

公关部经理

阿米地奥科技有限公司

圣塔莫尼卡，加州

他把名片放进盒子，再把盒子放回原处，站起身来，走到办公桌对面靠墙而立的文件柜旁。

她曾坚持所有情报文件都打印出来备份。那里共有四个双层抽屉的柜子。皮尔斯取出钥匙，打开一个标鉴为“布朗森”的抽屉，拿起一个蓝色文件夹，在妮可的文档系统中，这是最新的文件。他打开文件夹，扫了一眼打印纸和一份影印件——一则来自《圣荷西水星报》商业版的新闻剪辑，除了剪报外以前看到过这些内容。

这是一则两天前的报道，讲的是关于主要竞争者之一，一家私人企

业注入现金的事。他已经从妮可那儿听说过交易的一般情况，新技术公司圈子里消息传得很快，比在新闻媒体上快得多，但是报道证实了他已经听到的传言。

### 布朗森技术有限公司获得日本资金

#### 劳尔佩格报道

坐落在圣克鲁斯的布朗森技术有限公司已经同意成为日本泰加瓦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双方在星期三宣布泰加瓦有限公司将为其分子电子项目提供资金。

根据协议，泰加瓦有限公司将在未来四年间提供一千六百万美元研究基金，作为回报，泰加瓦有限公司将持有该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艾略特·布朗森，这个成立了六年的公司的董事长，说这笔钱将帮助公司在激烈竞争中领先一步开发出第一部实用的分子计算机。布朗森和一大批私人公司、大学和政府机关都专注于发展由分子组成的与集成电路相连的随意通记忆器（随机存取存储器）。虽然分子计算机的实际应用仍然被某些人认为至少是十年以后的事，但是它的支持者们相信它会在电子学界引起一场革命，同时也被视为价值以数百亿计的硅晶片为基础的计算机工业的潜在威胁。

分子计算机潜在的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不可限量，因此已经形成了开发热。与目前支撑着计算机世界的硅晶片相比，分子晶片的体积要小得多，功能却非常强大。

“我们经过了第一代的诊断型计算机和第二代的智能型计算机，现在分子计算机将改变这个世界，”布朗森星期二如是说，“而我们公司会推动这种转变的实现。”

布朗森的主要竞争者之中有洛杉矶的阿米地奥科技有限公司，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的麦得斯分子有限公司。同时，惠普公司也已经和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科学家合作。还有十来所大学和私人机构从事纳米技术和分子结构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研究，高级防卫计划研究所也在部分地或全部地资助这些项目。

有些公司正在寻求私人资助，而不是仅仅仰赖政府或大学。布朗森解释说，这种做法更有效率，能快速进行实验而不必事先得到政府或大学的批准。

“政府和这些大学就像战舰，”布朗森说。“他们一旦启动进入正

确航道，只要小心看着就行了，但是要纠偏或掉头就慢了。这个领域竞争太激烈，变数太大，目前还是用快艇更好些。”

不依赖于政府或大学的赞助也意味着少点财富分流，因为这一领域里专利权的含金量在未来几年中将越来越高。

分子计算机在最近五年内取得了重要进展，而阿米地奥科技有限公司则处于领先地位。

阿米地奥科技有限公司是最早加入竞争的公司，34岁的化学家亨利·皮尔斯，离开史丹福一年之后成立了该公司，已经在分子线路和创设分子记忆与逻辑门——它们构成了计算机的基本成分——领域拥有很多专利。

布朗森说他希望用来自泰加瓦有限公司的资金开拓投资渠道。

“我认为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而有趣的比赛，但是我们将到达终点，”他说。“有了这项交易，我敢保证成功。”

转向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在新技术投资领域称之为“大鳄”——支撑竞技场的说法正受到较小公司的青睐。麦得斯分子公司首先采取行动，今年初从一个加拿大的投资商那儿获得了一千六百万元资金了，而布朗森紧随其后。

“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布朗森说。“这门科学的基础研究很花钱，甚至在开展研究之前，配备一个实验室开销就超过一百万。”

阿米地奥科技有限公司方面的皮尔斯没有回音，但是有消息称他也在寻找重要投资者。

“每个人都在捕捉投资大鳄，”丹尼尔·戴利说。他是戴利与米尔公司的合伙人，一个佛罗里达的投资公司，正密切关注着纳米技术。

“钱花得太快了，因此每个人都想毕其功于一役——找到一个能够资助整个项目的投资者。”

皮尔斯合上了装有剪报的文件夹，报道对他而言并不新，但是直接来自布朗森的关于分子晶片的言语却让人十分激动。他很想知道布朗森是否在试探，他是否打听到了有关“海神”项目的点点滴滴。他在直接与皮尔斯对话吗？或者利用媒体和日本投资人提出挑战？

如果是的话，那么他马上会大吃一惊的。皮尔斯把文件夹放回抽屉里。

“你卖得太贱了，艾略特。”他说着关上抽屉，离开办公室时拉灭



了灯。

站在走廊中，皮尔斯突然看到了他们称之为名人墙的角落。装着镜框的关于阿米地奥科技有限公司和皮尔斯的文章、专利权证书和研究成果占据了二十英尺的墙面。上班时，雇员都在办公室里，他从没有注意过这些，只是偶尔才会注目片刻，感到些许自豪。它有点像记分牌。大部分文章来自科学杂志，外行都看不懂，但有时候公司与它的成果会在大众媒体上报道。皮尔斯在最值得骄傲的报道前停下了脚步，这是一期五年前的《财富》杂志封面，上面登载了一张他的相片。当时的他意气风发，手捧着一尊刚刚获得专利权的分子线路板塑料模型，紧挨着笑脸的说明中写着：“是下世纪最重要的专利吗？”下面是较小的字体：

“他是这么认为的。29岁的科技精英亨利·皮尔斯手中握着一把可能会开启计算机与电子学新时代的分子钥匙。”

这仅仅是五年前的一幕，但现在，镜框里的图片却似乎勾起了皮尔斯的怀旧情绪。那本杂志上了报摊后，青年俊才的标签令人难以抗拒，皮尔斯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一本正经的追逐开始了，投资者找上门来，竞争者也来了，查理·肯顿来了，甚至杰伊连诺（美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听众也来电向这位一头长发的喜欢冲浪的化学家讨教分子的事。皮尔斯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他签下那张扫描电子显微镜支票的一瞬间。

压力也随之而来，运行的压力，取得一个又一个新进展的压力。如果再选择一次的话，他决不会这样做的。但是皮尔斯喜欢当时的懵懵懂懂，那样做并没有错。

### 3

实验中心的电梯慢慢下行，甚至感觉不到它在移动，只有门上方的指示灯才显示出它在降落，这也是设计的要求，尽量减少震动。震动是